

## 阳城的日子

胡发坤

自那高高的龙王尖怀里，流出两条河流，一东一西蜿蜒曲折，围着古阳城，静静地流向南去，听不到浪响，一如阳城里人的日子无声无息地流逝。

阳城南关，是极热闹的去处，两条主街在此交汇，形成“十”字形街口，许多人便在此摆摊设点做着生意。街北口的张老太支起一个凉棚，专门做叶子凉粉。这是她祖上传下来的手艺，纯手工制作，用料也极为讲究。每年阴历六月初，让老伴背上背篓，去松栎沟摘，在阳坡上采下凉粉树叶，装满背篓背回家，用龙王沟引来的山泉水，仔细清洗干净后，用开水一烫，用手反复揉搓，挤出绿莹莹的汁水，用白纱布将汁水过滤，去除杂质，充分沉淀，点上少许小磨油即可。做出的凉粉不软不硬，作琥珀色，晶莹剔透，佐以秘制蘸汁，嫩滑可口，消暑止渴。吃了凉粉，再夹起赠送的两截指头粗的老坛酸萝卜“咯吱咯吱”地吃起来，凉丝丝的酸甜可口，顿时口舌生津。

“吃凉粉哟——酸滑的凉粉哟——”张老太弓着背脊，沙哑地吆喝着。四位西京游客，自那生龙寨跑马场游玩回来，又累又渴，听见吆喝，就拢了过来。张老太在小桌上匀开四只小白碟，边向碟子里夹腌萝卜边说：“四位稀客，先尝尝这酸萝卜，自家泡的，不要钱。”说着就麻利地用蘸汁调着切好的凉粉。四人也不客气，就伸出两根指头捏起萝卜吃了起来，伴着嘴里的脆响，赞不绝口。两根酸萝卜还没吃完，四碗凉粉就摆在了面前，枣红色的叶子凉粉上面浇着那白的蒜、黄的姜、青的葱、红的椒，颤巍巍地，透着鲜香。几口吃下来，滑嫩酸辣，精神大振，直呼痛快。

路对面的老刘头用自家一楼门面房开了个小吃店，专卖水煎包子和小米稀饭，生意不温不火。最近从赵川镇购进二百斤正宗苞谷酒，顺带零售。老刘头长得是肥头大耳，那光头明晃晃地泛着油光，肥肥的大黄狗跟在身后，摇着尾巴。受疫情影响，生意难免有些冷清，老刘头坐在门首树荫下的木凉椅上，摇着蒲扇，晃着脑袋，唱着小曲儿：“喝一口商南茶，神清气爽又爽，逛逛咱们的金丝峡呀，欣赏好风光啰……”

在街南边的汽车站每天都有几辆旅游大巴，在那里停靠，将那西京的游客从金丝峡5A级景区拉过来，到阳城茶园和生龙寨观光游览。

路口东边，喜洋洋超市斜对面，娟子在那里办了个小学生舞蹈培训班，租下一楼九十平方米的两间门面，作为练功房。每天下午六点以后，学生陆陆续续穿着训练服就来了。娟子总是提前将舞蹈室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再给每位学员倒上一杯开水，进入更衣室换上紧身衣，打开音乐，边独自热身，边等着学生。无意中点开了陈瑞的《白狐》，听得兴起，就跟着唱了起来：“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，千年等待千年孤独。滚滚红尘谁又种下了爱的蛊，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……”随那音乐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。那身材前凸后翘，舞姿极为曼妙。不一会儿，学生到齐了。打开灯光，十几名学生换上白色舞鞋，在右边靠墙“一”字排开，手搭扶手对着墙上的大镜子，跟着娟子的口令练习基本功，伸腿弯腰拉腿，架腿下压松腿。然后将学员分三行站在练功房中间走基本舞步，边示范边喊着：“收腹提臀，立腰挺胸，抬头微笑，右腿弹出，打开双臂，自右向左转腰转身。注意先缓后急，眼看右手尖。”这群十一二岁的学生学得很用心，又极有悟性，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，跟着老师，伴着曲子跳得有模有样。一会儿大家就浑身是汗，娟子招呼大家休息会儿，到场边喝水。

几片橘红色的晚霞自那龙王尖顶上缓缓飘过，天渐渐地黑了，古阳城又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那西河的水虽然比以前丰了许多，仍旧是波澜不惊，如同阳城人的日子，平淡无奇。那梦呢，或有或无，可有可无。

## 一枚奖牌

任远翔



我的床头挂着一枚金灿灿的奖牌，这是我参加武术散打比赛得的。奖牌是圆形的，通体金黄金黄的，正面印着一个特别帅气的“武”字，背面印着“抱拳礼”手势，这个姿势是我最喜欢的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挺直身子，做这个动作。

我把奖牌挂在床头绝不是显摆，而是它能激励我坚持不懈，勇往直前。我练武术已经四年半了。记得第一次课后，我浑身疼痛，尤其是腿，酸痛酸痛的，又僵又胀，第二天起床都挪不开步。我真想给爸爸说不上武术课了，又极有悟性，很快就掌握了动作要领，跟着老师，伴着曲子跳得有模有样。一会儿大家就浑身是汗，娟子招呼大家休息会儿，到场边喝水。

没想到一坚持就是四年多。四年来，和我一起上课的队友来的，走的，武术队里最早的那批队员就剩两个人了，其中一个就是我。有时我也想过放弃，但想到练了十几年武术的浩浩哥哥空翻、后空翻时那帅气劲儿，我就热血沸腾。“继续坚持！”我鼓励自己。渐渐地，我爱上了武术。每个周末，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，我都坚持上课。起早贪黑，摸爬滚打，舞刀弄棍，我手上的皮蜕了一层又一层，现在已经结了厚厚的茧子。遇到寒暑假，训练更加艰苦。每天早上六点半开始上课，晚上八点半才能回家。这些我都坚持下来了。

因为坚持，许多高难度的动作我都能自如地完成；因为坚持，我成了队里最优秀的队员，更高兴的是今年5月，我参加比赛竟然获奖了。我把奖牌捧回家，兴高采烈地把它挂在床头。

每天早上醒来，我总是习惯性地看一看这枚奖牌。它总是闪闪亮的，光芒万丈。看到它，我的心情就无比愉快；看到它，我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；看到它，我觉得什么苦都是可以战胜的。

挂在床头的奖牌让我明白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它也将激励我继续努力，奋斗不息。

(本文作者系山阳县城区三小六年级学生)

## 秋醉跃进村

王启华

从商州西行经杨斜，翻过鸡冠岭便是柞水的红岩寺，再向凤凰镇方向行约7公里便是红岩寺镇的跃进村了。

初秋刚过，跃进村便耐不住寂寞了。她披着深秋的片片红叶，伴绿而生，妩媚多姿；一湾河水哗哗而去，起伏葱郁而绿红相间的植被，随山而上，如少女玉立披红挂绿，叫人喜出望外；山下是黑乎乎的油柏路，乃连接柞水至西安或商州的古老而年轻的公路。白日里，穿梭往返的班车，一阵风似的飞过，伴着轻快悠扬的笛声，如歌般的和谐。于山间迂回辗转，有多少弯就有多少处景，让你眼前豁然一亮。偶见一池碧水，绿汪汪的，鱼儿在游动，你不由得心醉；池旁一石缝间隙冒出几根绿草，似乎排列齐整地生长着，专供陌生人观之。猛抬头，鸟儿密集，布满枝头，几声啁啾，尽显大山幽静；两边大山亲吻似的挨得颇紧，而小河便成一条线了，秋韵浓妆，绿中泛红，红中有绿，裹着一身的高贵，或浓或淡，如少女笔挺，着耀眼长裙，俏俏亮泽，相映相依，让人自觉或不自觉翘首张望，大有想看或看不够的尽兴……

虽然跃进村的村前村后被红绿裹着，一道道红的绿的屏障，使你或多或少有点走不出大山的悲戚，但你仿佛又融入了这片奇山秀水的美丽画卷中。大自然的给予，让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幸福得如天外仙子。村后有大大棚木耳，已成为拉动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；河岸的移民搬迁新居，齐整排列，俨然是等待接受检阅的士兵。年轻人在外打工，或上大学；家中老者，围着生长过的木耳棒燃起了盆火，悠闲如神，祈祷着来年有个好年景，盼娃们在外打工能多赚几个“红板”……

别看这小小的跃进村，还真是一个福地呢。前几年，山阳县小河口镇袁家沟的余益银医生来此定居，当上了村医。重庆的年轻人杨勇在这里养鸡，成了远近出了名的“养鸡大王”。他们在这里娶了漂亮的村姑成家立业，如今已扎根于此，于是这跃进村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了。小伙子们在外打工，差不多都在省城买了楼房，娃们都跟着在外上学，有的还把云南、贵州、重庆等地的姑娘娶回回老家这山眷，让这山里也添了几分喜气。一日下乡，偶见年轻的村委会主任汤金娥，听口

音不像当地的，我便随口问她是哪里人，几时来到我们这山沟沟的？她微微翘首，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一道红晕：“呵，我是云南曲靖的。”“嫁到这儿几年了？”她说都是两儿子的母亲了，老公在印度尼西亚钢厂上班。我猛一惊：还是咱跃进村的小伙子厉害啊！走村入户到老支书杨传江家，这位80多岁的老者满脸红光，精神矍铄。他说，这几年他家里过得很好，多亏党的政策好，儿子在外做生意娶回了贵州的女子，如今两个孙子在镇上读书，理想还蛮大的，大人也都很放心……虽说儿子因不测不在了，但他这四五年也熬过来了，国家一年该补助的也都领到了……

依山傍水的跃进村，是红岩寺镇的掌上明珠。这几年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，这个“九山半水半分田”的土石山区，彻底有了大变样，全村342户1204人完全走出了贫困。如今，脱贫攻坚成果的再巩固，乡村振兴的号角又一次高高奏响，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一班人斗志昂扬，像当年老山前线的将士，锐气不减，不彻底告别贫困誓不罢休！不难想象，未来的跃进村，优美的生态环境，以木耳为主导的大产业，如夏

日勃勃生发的绿茵，如秋日叫人回眸不够的盛景，把人们带进了静谧的山野中。而藏在深山秋红中的跃进村，美得叫人心疼。村在山里，山在画中。久居深山心的跃进村人如临仙境，飘飘然，沉醉于山水间，与故乡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吮一口纯净的甘泉，吸一口清新的空气，感受大西安后花园的别样风情，浑身上下有种说不出的舒适和喜悦。看到这景致，你会久久不愿离去，也许会选择定居于此，康养一生。

我想，再过几年，伴着乡村振兴不断进军脚步，跃进村必将成为商洛“康养之都”一隅最美丽的风景，让人眷恋，让人驻留，让人流连忘返……



## 商洛山

(总第2263期)

刊头摄影 竹影

题图摄影 杨鑫



## 情缘

屈莉

打开门后，请几个穿军装的“大爷们”进屋。他结结巴巴地对来客说：“长官，请坐——请问来我家有啥——事情？”一名领导模样的军人声音洪亮地答道：“老乡，我们是红军，是人民的队伍，不兴叫长官的。”屈木匠看到对方脸上温和的笑容，长舒了一口气，“那你们来这里——？”

另一名戴眼镜的红军接了话：“听说你家木匠铺手艺好，我们是慕名而来，做几个手枪盒子的。”说完，拿出两块大洋放在桌子上，“这是订金，其余的钱，我们取的时候一并付清。”屈木匠心想，这是救命菩萨来了，要啥钱啊！不停地摆手道：“为你们做事是应该的，不收钱。”

“那不行的。老乡啊，我们红军有纪律，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。你做活，收工钱，咱们这是公平交易。”那位领导说道。两三天后，眼镜红军带了两个兵来取手枪盒子，不停地夸奖道：“这手枪盒子做工美观、精巧，看起来结实，应该耐用。”他支付了剩余的钱，就要离开。

临走时，发现屈木匠一直咳嗽，立马让通讯员叫来军医给屈木匠治病。军医检查后，说是肺病，配了西药送给他，并详细交代了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。那时候的西药很少，战乱期间，这种西药很珍贵。

屈木匠吃了这些西药后，面色红润，也没再咳嗽了。

过了几天，眼镜红军又来木匠铺给学生手枪队的士兵们订制了一批手枪盒子。他们来的时候总喜欢摸摸屈木匠儿子的头，逗他玩，很随和，孩子一点也不害怕他们。

一来二往，屈家木匠铺成了红军歇脚、情报联络的地方。因为这批手枪盒子量多，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做。所以，屈木匠往往做些棺材、家具之类的，中间夹杂着做枪盒。他变卖了家里一些值钱的家具，买了木料、油漆，夜以继日地赶制出这批枪盒子。后来结账时，由于红军军费紧张，无奈之下，打了一个欠条，说：“解放后找地方政府，一定加倍偿还。”

屈木匠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都是为老百姓干事情呢，不要钱啊。”说完，就撕毁了那张欠条，“红军还给我看病呢，做点事，应该的。”

眼镜红军走后，屈木匠再也没见到过。听说活下来的战士讲，发生在度家河的那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，红军的军长、副军长都身受重伤，牺牲了100多名战士，乡亲们也再没有见过那些娃娃兵，他们大多数牺牲在七里荫的战斗中了！

## 小说方阵

“咚、咚、咚”龙驹寨镇屈家木匠铺传来三声敲门声。

天还未黑透，屈木匠透过窗户，看见门外站着三个穿军装的人，心里一惊，“糟了，来坏人了！”和以往一样，他掀开堂屋大柜柜盖，让老婆麻利地跳进去，盖上柜盖后，又把四岁儿子放进墙角的窝里，盖上锅盖，在锅盖上放了两颗白菜和一串辣椒。一切与平常没有两样了，他才打开了门。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1934年11月的一天。屈木匠的手艺好，人也勤快，当年的铺面——龙驹寨板桥巷屈家木匠铺，可是远近闻名，生意兴旺，很多人慕名而来。这个营生，让他一家人有了饭吃，还让他的儿子能够安然进入学堂。

多年以后，他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。